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彭公案 第七十九回 武杰忠勇鬥吳鐸 桑婆害人用巧計

卻說吳鐸站在場內說了幾句大話，那正南上有人說：「我來也，看你有什麼能為？」走進去站在當中。彭公一瞧是武杰，回頭問徐勝說：「你叫他去的嗎？」徐勝說：「不是我叫他去的。」大人說：「他一個人如何能贏賊？」說著，只見武杰與吳鐸交手，戰了幾個照面，一腿正踢在賊人的左膀上。吳鐸說：「哎呀，好娃娃！你傷了我啦！」並擲武峰左手抽出刀來，跳至當中說：「我來拿他！」高源說：「不好！這伙賊要殺人！」這時，紅眼狼楊春也抽出刀來！他已瞧見彭公同高源、劉芳、徐勝等人在人群之中站立，怕彭公帶人來拿他們，就想先下手為強。正要動手，只見正西來了有二百名官兵。

原來本處的守備彭應虎，乃是河南參將彭應龍之弟，由武舉人在兵部效力，升了濠墩守備，乃是要缺，兼理民事。今日接了上司札子，說有查辦大同府欽差彭大人，今日到濠墩，一早便騎馬來到東郊，見關帝廟前有刀槍架子，外攔繩子，不知何故？他回衙派人來查，不多時回來說，是開鑠局練武藝的。

彭爺吩咐說：「你告訴他，今日過欽差，不准在此招惹是非。」

士兵奉命到了廟前，卻被法空搶白幾句。他回到衙門，即把和尚不遵王法，要立鑠局子，連老爺還罵了幾句的情形說了一遍。

彭應虎是一個細心人，一聽就知道今日欽差早晚要來，這事若被欽差查出，我擔個地面不清之罪，這還了得！吩咐千總、把總調二百步隊，各帶軍器齊集衙門。彭應虎帶領眾人，來至關帝廟前，見那些看熱鬧之人不少。彭爺吩咐快拿這一伙人！那玉面如來法空與青毛獅子吳太山等，知事不好，連忙各拿兵刃，飛身上房，呼哨一聲，群賊便逃走了。那看熱鬧的人一亂，也四散奔走。彭應虎吩咐不許一名漏網。武杰提單刀追並擲武峰去了。

彭公見眾人大亂，無可奈何，說：「高源，你頭前開路，我要回店歇息了。」劉芳說：「我叫官兵人等給大人引路。」彭公點頭。劉芳叫道：「本處守備老爺，快把閒人趕散，今有欽差彭大人在此。」彭應虎聽了，連忙領著兵丁人等，來至大人面前說：「濠墩守備彭應虎，來給大人請安。」彭公吩咐引路。

此時關帝廟前閒人散去，群賊也各自逃生去了。

武杰見這伙人往西北逃走，他施展陸地飛騰之法，追至黃昏時候，也不知武峰往哪裡去了。天色已黑，不知東南西北，又不見一個村莊。走了有半里之遙，見正北有燈光閃出，乃是一個山莊，約有六七十戶人家，村西路口有三間瓦房，內裡燈光隱隱。武杰上前叩門，聽裡面有人問道：「是找誰呀？」武杰說：「我是遠方人，從此經過，錯過了店棧。」嘩啦一聲把板門開了，出來一個半百以外的婦人，手執一個燈籠。武杰一見說：「求你老人家開恩，我借宿一夜，喝一點水。如方便，不論是什麼吃食，給我吃些也好，明日一總叩謝。」那老婦人一聽武杰之言，說：「我家並無男子，既然借宿，你進來吧！」

武杰進去一瞧，北裡間屋內點著燈呢，這屋內卻沒有什麼擺設。

武杰坐下，那老婦人把燈點上，自己往後去了。武杰坐了半刻，那老婦人出來，給他斟了一碗茶，又拿出一壺酒，擺上兩碟菜來，說：「客人，我們這荒野野徑，只可吃些家常便飯，沒有什麼可吃的，你吃酒吧！」武杰說：「老太太，我走遠路過此，只求老太太賞飯吃，我就感恩不盡了。」武杰吃了兩杯酒，覺得頭昏眼眩，心中發慌，天旋地轉，倒於地下，不省人事了。

這婆子一陣冷笑說：「娃娃，你飛蛾投火，自來送死，老娘結果了你吧！」走至外面，把門閉好，復又來至屋中，拿起一口樸刀，照定武杰就刺！忽然聽後邊窗外說：「媽媽且慢動手。」

你道這人是誰？原來正是九花娘。她從老龍背與兩個哥哥桑仲、桑義火燒了歐陽德，便收拾細軟到這靠山莊來。九花娘的母親在這裡住著，人皆呼為桑媽媽，以開賊店為生；今日用蒙汗藥迷住了武杰，方要殺他，忽聽窗外說：「母親不要殺他。」

九花娘自外邊進來，見小蠍子武杰倒在就地，她用燈一照，說是一個人物，要把他帶到後面。桑媽媽抱武杰至後院上房內，放在西裡間屋內牀上。九花娘說：「媽媽，你收拾幾樣菜，我要喝點酒。」桑媽媽答應去了。這裡九花娘看那武杰丰姿俊俏，更在韓山、徐勝以上。九花娘淫心蕩漾，到那邊取過解藥來，抹在武杰的鼻孔之中。少時武杰甦醒過來，睜眼一看，見一位美貌女子，笑吟吟地坐在那裡，說：「你醒醒，坐起來喝碗茶。」

武杰說：「哎呀！這是哪裡呀？你們要拿我呀！」九花娘將手扶起武杰來，緊貼著他身旁坐下，說：「你別嚷！我是救你的恩人，你須從我一件事。你姓什麼，叫什麼？」武杰說：「吾姓武名杰，字國興，徐州沛縣人氏。你姓什麼，叫什麼？」九花娘說：「我姓桑，名叫九花娘，行九。這是我娘家，你今來此，真是三生有幸，我把母親叫來，叫她預備酒菜，你我喝一杯酒，然後拜天地成為夫婦。」九花娘叫她母親兩聲，她母親立刻來到屋內，問道：「叫我做什麼呢？」九花娘把她要同武杰成為夫婦的話說了一遍。桑媽媽說：「很好！我給你們收拾菜去。」

武杰見九花娘有十分親近之心，他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說：「娘子，你既願意與我作為夫婦，你方才是用什麼計策治住我的？」九花娘說：「我在後邊聽有人叫門，我娘把你讓進來，要害了你，得些財帛衣服，是用迷魂藥治住你的。我瞧你是年少之人，死了可惜，救你到這後邊來，你我成為夫婦，你想好不好？」武杰說：「好是好，你把那迷魂藥拿來我看看。」

那九花娘打開小抽屜，取出兩個小瓷壺兒，一個白瓷紅花，畫的是「明月鬆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」；另一個是藍花壺兒，上畫龍睛鳳尾淡黃金魚。她把瓷壺兒放在桌上，倒出些藥面來，對武杰說：「這紅面藥是迷魂藥，人要聞入鼻孔內，有一股香味入竅，立刻昏迷不醒，這藥在藍瓷壺內裝著。」又指著白面藥說：「那是通靈還生散，要被迷魂藥迷住，非此不能甦醒過來，在那白瓷壺兒裝著。」武杰說：「果然真香，你用藥迷我過去，試試真假。」九花娘用手抹點藥，給武杰鼻孔內一聞，武杰立刻昏迷過去，不省人事。九花娘連忙用解藥給他解過來。武杰愕然片刻說：「好藥好藥！」那九花娘說：「果然是好藥，天下無二，我可以算第一份了。」武杰說：「你家就是你母女嗎？」九花娘說：「還有我兩個兄長，名叫桑仲、桑義，他二人皆在綠林中，今夜出去做買賣了，順探雞鳴驛廟內的事情。」

武杰聽了，伸手捏了一點迷魂藥，抹在九花娘鼻孔之中，說：「我試試你迷糊不迷糊。」九花娘便昏迷不省人事。武杰又倒出點迷魂藥來，站在屋門等候。不多時，桑媽媽從廚房收拾了酒菜，用托盤端進來。武杰伸手接過托盤，趁勢用藥向桑媽媽鼻孔一抹，桑媽媽立即倒於地下，不省人事。武杰把二人全皆捆上，放在屋內。又把菜放在桌上，自己取酒壺來自斟自飲，心中甚為喜悅，說：「我要把兩個人殺了，也是一件人命官司，莫若送至宣化府內，聽本處官府治罪於她，彭欽差明日也該至

宣化府了。」武杰正自高興，忽聽得院內撲通兩聲，跳進兩個人來，直說：「天到三更之時，為什麼還不睡呢？」武杰一聽，嚇得失魂喪膽！要叫人堵在屋內，如何是好？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